

# 佛的十大弟子傳

## 頭陀第一的大迦葉

(二)

摩 迦

### 九 視察教團時的不滿

有一次，佛陀命令大迦葉尊者到曠野城去視察教團中的情形。早晨，他著衣持鉢入城，威儀嚴肅的行乞。

他經過幾條街道，發現人家見到他都把門關起來，他出城到鄉村去托鉢也是一樣。他很懷疑，覺得這裡佛法過去一向很興隆，為什麼現在人民對於比丘一點恭敬供養的心都沒有？

他就找到過去認識的信者問道：「佛陀離開曠野城還沒有太久，這裡還有比丘在教化，怎麼大家忘記對三寶的恭敬，連比丘托鉢都不肯供養？」

那位信者就回答道：

「尊者！自從佛陀走後，幾年來，這裡的比丘就大興建築工程，他們各自建築房舍，說是佛陀允許的。本來，若是修建講堂或精舍，以便弘法和集體共修，這是我們信眾應該護持的，但現時此間的比丘，都是為了個人的安樂，建築很多很小的僧坊，挨門挨戶的叫信眾喜捨，木料、磚瓦、繩索、運事等，都要叫人家喜捨，信眾感到這樣應付沒有窮盡的時候，因此城裏城外的人見到比丘就關門。唉！說來我們真對不起佛陀！」

大迦葉尊者聽後，心中非常難過，他很快的回到王舍城把這種情形報告佛陀，佛陀馬上到曠野城召集建築三五人以内所住的僧坊，不應該強請人家做過份的喜捨。佛陀說：

「諸比丘！我的正法流傳，就要依賴僧團的清淨與高尚，人到無求品自高，你們不能向眾生有所要求，你們應該貢獻眾生，你們不能給信眾看不起。你們重要的任務是弘法度生，不要為自己的住處打算。假若，你們為眾生建築說法的講堂，為僧團建築共修的精舍，不要為自己，我嘉許你們的志願！」

「建築很多小的僧坊，供養少數人的享受，這樣會分散教團的力量。門戶對立，獨自為政，更容易增加自私的心裏！」

佛陀如此的說法，實在是僧團的警鐘，我希望今日挨戶化緣的比丘尼，或帶髮修行的信女們能夠聽到！

佛陀向比丘們說後，回到王舍城，大迦葉尊者留著重新收拾人民

的信心。

尊者不為自己的住處，不為自己的生活打算，只是忙著把法喜之樂給人，等大家信解以後，他又出曠野城到其他地方去。以教團之禍為己禍，把該做的事情做完馬上就離開，不為自己有所求而為法工作，他那種崇高的聖者的胸襟與人格，實在是值得我們的敬佩！

### 十 阿難贈鉢

大迦葉尊者為法的真誠，很得到佛陀的信任，佛陀對於他，其愛護真是無微不至。

在佛陀的教團裏，有所謂六羣比丘滿宿等，專門結黨犯惡，佛陀因此制下許多戒律。

有一個時期，是佛陀住在祇園精舍的時候，六羣比丘們又在努力的蓄鉢。鉢有鐵鉢和瓦鉢的兩種，但由於產地、質料、顏色等的不同，所以分別有鐵鉢、蘇摩國鉢、烏伽國鉢、優伽國鉢、黑鉢、赤鉢等的六種。那些六羣比丘，在這些鉢中，務求好的鉢，把它收藏自己的房中，好像開了陶器店一樣。

這六羣比丘，從早到晚，不知用功修道，把精神都集中在這些事上。因為在實行托鉢乞食制度的教團裏，是決對禁止積蓄金銀衣米等物，所以他們就這樣把興趣移向收古董的方面去。

因此，佛陀便禁止蓄鉢，制定戒律，佛陀說，如果誰再蓄鉢，就是犯尼薩耆波逸提戒（捨墮的意思）。

正是佛陀將要制定這條戒律的時候，阿難尊者正獲得一個高貴的蘇摩國的鉢，想贈送給大迦葉尊者

，但真不巧得很，大迦葉尊者遊化到別國去，暫時不會到舍衛國來。若是依照制定的戒律不可以蓄鉢，則阿難尊者就無法將這份禮物贈送給尊者大迦葉。阿難尊者只得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佛陀，佛陀便問道：「大迦葉來舍衛城的日子是那一天？」

「大概要十天內他才能趕來！」阿難尊者回答。

佛陀就召集大眾，講說一些頭陀嚴正之法，並稱讚大迦葉尊者奉行頭陀法毫無缺點，教六羣比丘們要跟他學習。最後，由於阿難所說贈鉢的事情，特將這條戒律改在十日以內可以蓄鉢。

由於這件事來推想，我們大略可以推想大迦葉尊者在佛陀的心以及教團裏地位是怎樣崇高了！

### 十一 樂於修苦行

大迦葉尊者，一向是安心修習他的頭陀苦行。說起他修習苦行，直到老年，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或是什麼人勸說，他不肯中斷他的苦行。

凡是修習頭陀苦行的人，第一要選擇空閑的地方，第二要過托鉢的生活，第三要常居一處，第四要一日一食，第五要乞食不擇貧富，第六要守三衣鉢具，第七要常坐樹下思維，第八要常在露地靜坐，第九要穿著糞掃衣，第十要住於墳墓之處。修學頭陀苦行者的生活，就要過這樣簡單的生活，也是清淨的生活。

對於大迦葉尊者這樣的人物，不去度眾生，而喜歡離羣獨居，過

苦行的生活，比較積極進步的比丘們總不太同情，他利人的悲心可以說值得人敬仰，但他弘法的熱情顯然是不夠。

除了佛陀，與外道辯論，和教化教團中諸比丘的大弟子就是舍利弗和目犍連二位尊者，大迦葉尊者當佛陀與此二位弟子在世的時期專心修道，間或只對在家的居士說法。當佛陀滅度後，能够代佛陀統理大眾的實力，就是在這期間養成的，他如同巨鐘一樣，沉默的時候就是沉默，但一遇到緣，他仍可以發出响亮的洪聲。

當初舍利弗和目犍連二位尊者，也會勸過他忘去自我發菩提心來從事弘法利生的真理運動，大迦葉尊者總是堅定的回答他們說：

「關於弘揚正法，教化眾生，我實在是不行了，忘去自我，多麼不容易啊！教養那些沒有信心，或惡智的人，我實在沒有那種勇氣和毅力。充其量我頂多在自己的生活中，豎立起更艱苦的修行榜樣，讓後來者對於少欲知足的頭陀苦行知道尊重與實行。弘法利生那些艱巨的任務，全賴你們去擔當了。」

聽了大迦葉尊者這樣說話後的舍利弗和目犍連尊者，並不感到失望，反而稱讚道：

「長老能够在這一方面樹立法幢，也是非常難得，佛法是多方面的，各人可以依着自己的志趣去實踐自己的理想，我們為長老祝福！」

大迦葉尊者最不喜歡住在竹林精舍或是祇園精舍過團體的生活，他甚至厭惡那裡的和樂的環境，他

歡喜的是在露天靜坐，塚間觀屍，樹下補衣。他認為屍臭或骸骨，對於修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觀等，才更合適。

大迦葉尊者，不怕狂風暴雨，不懼日晒夜露，總是住在深山叢林的樹下，或是白骨遍野的墓間，對於他的頭陀苦行，任何人勸說，他都不停止。

## 十二 佛陀分半座

大迦葉尊者的年齡終於漸漸的老了，可是他對頭陀苦行的生活，是越過越認真。

有一次佛陀也看不過他以衰老之年，還要生活在日晒夜露，狂風暴雨之中，很想勸他中止苦行。

那是佛陀法駕住在鹿母講堂的時候，佛陀召見大迦葉尊者，大迦葉尊者穿着破衲衣，鬚髮長得很長，就蹣跚的走來，這裏新皈依的比丘都不認識他就是大迦葉尊者，看到他那儀容不整的形相，都投過來輕蔑的視線，甚至有人向前想阻止他走近佛陀。

佛陀知道大家的心裏，很遠的就招呼道：

「大迦葉！你來啦！我留了半座在這裡，你趕快到這裡來坐吧！」

諸比丘聽佛陀這麼一說，嚇了一跳，想不到這位老比丘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迦葉尊者。尊者向前頂禮佛陀後，退下幾步說道：

「佛陀！我是您末座的弟子，要坐為佛陀所設的座位實不敢當！」

這時，佛陀就向大眾敘說大迦

葉尊者廣大無邊的威德，並且說他和佛陀修道相等的歷程，今生如不遇佛陀，他也可以覺悟，證得獨覺羅漢。

由這個事實，可知佛陀如何重視大迦葉尊者，甚至待他如寶，顯示他在教團中地位的重要。

佛陀告訴他，不要繼續苦行，把糞掃衣脫去，改穿信者所供養的輕衣，靜靜的養老，不要過度疲勞。

可是，受到佛陀這麼高的慰勞，他並不肯改變他的頭陀苦行，他向佛陀說道：

「佛陀！頭陀苦行在我並不以為苦反而感到很快樂，我不為衣愁，不為食憂，沒有人間的得失，我只感到清淨解脫自由。」

「當然，有人說我這樣的生活太着重自利，像舍利弗、目犍連、富樓那、迦旃延尊者等，他們負起代佛陀宣揚的任務，不懼阻難，不惜身命，推動着真理的法輪，讓眾生普沾法味，同獲法樂。我雖然沒有那股為人為法的熱情，但我不會忘記佛陀給我的恩德，就是為了報答佛陀的恩惠，我才更要過頭陀的生活。因為眾生要能得救，全靠僧團的弘法，僧團中佈教的弘法者，是人民的親教法師，他必須自身要健全，才能擔當弘法的工作，僧團的本身如何才能健全呢？當然只有從嚴肅的生活中去培養自己的德行。佛陀教中的頭陀行門，就是一種最嚴肅的生活方式，能習慣於這種生活，便能吃苦，便能忍耐，便能甘於淡泊，一心一德，為法為人！佛陀！我為了直接的鞏固僧團，問

接的利息眾生，我歡喜願意不捨苦行！請佛陀原諒弟子的執着！」

佛陀聽後，非常歡喜，看看大迦葉，又看看諸比丘，就說道：

「好得很啦！你們諸比丘有聽到長老大迦葉的話嗎？將來佛陀正法的毀滅，不在天魔外道的破壞，而是在僧團的腐化與崩潰！大迦葉的話說得很對，要弘揚佛法，讓真理之光永照着世間，則必先要鞏固僧團。要鞏固僧團，就必須過嚴肅的生活。我的正法，如大迦葉尊者，就能負責住持！」

「大迦葉！你好好去修道吧，要見我的話，隨時都可以來見我。」

佛陀與大迦葉尊者，人雖二而心則一，師與弟子如兩個容器盛着同樣的水，一點不滯留而互相流動。佛陀待尊者如賓，如親友，但尊者從不忘以師禮對待佛陀，他們之間洋溢著師徒溫暖的情誼。

我們一說到佛陀或羅漢，大家都會想像如同枯木寒岩般的冷酷，其實，並不是的，佛陀或羅漢，把污穢的人情用篩子篩過的高尚的情愛自然流露在其中。這種情愛，佛教稱之為慈悲。這個慈悲的根苗，是被盛在智慧の木框裏，如同磁石般的吸引眾生，使他們朝夕能接觸到這種崇高溫暖的人格，改良自己的習氣。

蒼鬱蔥蘢的熱帶森林裏，婆羅樹的紅花盛開着，尤其是在夏天，晚上清涼的月亮從樹梢間投射下銀色的光輝，就在這空閑寂靜的地方，大迦葉尊者數十年如一日的修道，他那種崇高聖者的風姿，彷彿還現在我們的眼前。（未完）